

花涧

Flower
Stream

苏小贝
著

爱在定了乾坤的时候，
就已注定相守或分离。
无论喜乐或哀伤，
都是一段圆满。
那些被刻入青石上光耀的疼，
那抹划过生命之河盛艳的哀伤，
在交付时间的那一刻起，
就只是个纪念。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jppnet.cn



花涧

*Flower
Stream*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cp.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涧 / 苏小贝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190-0106-3

I. ①花… II. ①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7747号

花涧

作 者：苏小贝 著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奚耀华

责任编辑：刘 旭

封面设计：邢海燕

复 审 人：李 民

责任校对：傅泉泽

责任印制：陈 晨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里10号，100125

电 话：010-65389137（咨询）65067803（发行）65389150（邮购）

传 真：010-65933115（总编室），010-6503385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E - m a i l：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140千字 印张：7

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 印次：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0106-3

定 价：32.00元

书 序

又是一季初夏，也是这样的五月，我被重疾捆绑，并随时生死。那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力让自己还能活着，虽然这一路拖沓冗长，而我内心尚有一线希望，并祈求上苍赐予成全。

回想这一路行走，十分艰难。时至今日，依然记得自己戴着口罩，坐在医院大厅蓝色的长凳上发短信给 lee 的情景，我说我要去自己最想去的地方，然后自生自灭。那时候，就想像着我站在大片的红豆树下，昂头看着那些红色的豆子，想着我爱的人。Lee 说，一个女子想要独自穿越生活的根基从来都是艰辛的事。

看着 Lee 回复我的这些字，眼泪就掉了下来。我一直想，假若还能活着，应该做哪些事。赡养父母，亲近兄弟姐妹，写一些故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可是，当被困在重疾中，任何愿望都难以程行。

而此时，六年后的今天，承蒙上苍恩赐，我依然活着，

并为自己未灭的希望风雨兼程。在整理跨了很多年度写就的文字时，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病时写字的样子。

因着疼痛，在黑夜里躺在床上，流着泪，听着自己大口大口地咀嚼着冰凉梨子的声音，然后大声地问自己到底有多坚强。或者坐在路边，看过往的行人，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一样，行走如风。或是从住院部出来，走在开满白色花朵的槐树下，听自己的脚步声，然后又在病房里吃各种颜色的药片，与疾病抗衡，并与友情，爱情一刀割舍。只顾能生。

后来，疾病痊愈，脱药两年时，我去了丽江，看见拉市海面上纷披的红色水草，走在观音峡木质摇摆的吊桥上惊慌不前时，又想起了这些情景，并且开始怀念我的爱情。

“有些路，是要一个人走。”这是安妮宝贝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的字。简洁如她小说里的字。读到时，心是哀伤的，却充满感激。有些路，是要一个人走，所以，必须坚强。既然生，那么就去担当死。

“生，只是个纪念，纪念爱或恨。”我在自己的空间里写下这句时，心是平静的。这是经历生死后，对自己诠释的生。爱或恨，就像两道划痕，深或浅，也仅仅是个纪念。

很多时候，我会安静地坐在街边，看着人来车往，听着这个城市的声音，想我在生活中遇到的艰难和喜乐，又想到病中所愿，不由得更加珍惜此时所拥有的一切。无论忧喜，一并享有，并努力让自己更坚强。

我把在病中的这一路行走，以及对爱的诠释，纷披在小说的人物上，看着他们分离、相聚，或永别。在这个过程中，时常会停顿下来，审视他们，或自省，也会为一些人物走不下去而困顿，为生死离别而落泪。我在把控着这些人物的同时，他们又在影响着我。

“阳光下我的影子。红豆编织的手链。爬满屋檐的花朵。抖动的木桥。藤架上密密麻麻的许愿风铃。暗地里攀附的毒一样的绿。纷披在水面上红色的水草。在阳光下披着宽大的披肩，想我为什么来这里。手中的云，像许多事物，看上去美好纯静，而实际上，遥不可及。”写下这些字的时候，仿佛看见苏小贝、苏代、夏沫、莫小是、左拉和“我”的样子。他们就站在那里，在我的眼前。

“时间可以让一切片瓦不存，也可以让一切繁花似锦。你要记得。”这是我写给T的句子。在父亲去世的这些日子里，每一天的行走都那样艰难，T说，要是难过，就发短信给我。看着这些从另一个人心里发过来的字，泪就掉了下来。因为知

道又是一场空欢喜，我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这个人。一些温暖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时，心里有着满满的感激之情。可是，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分离。

有些人，无论遇到时再繁花似锦，终是要离去的，只能把他们记在心里，永生记得。比如，“white”里的小贝。

还有李，说感激已不够。记得曾这样写“在细碎的阳光下行走，我在听风声，看枝桠抽出了无数的嫩叶，我还是那个微温的堇，只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想念你了”。其实，我想念你了。三年的时光，足够穿串一段很长的记忆。我一直想，有空会去看你，以亲人的样子。

还有一些人，他们以清纯的姿势定格在一段旧时光里。这段时光，同时又承载着一段青葱岁月。我在2015年7月坐了三天的火车，赶了2900多公里的路，才成全了自己在病中的一个愿望。当他们的面孔重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常常无法表达，只能用拥抱，牵手，或开朗的笑来迎合我们的久别重逢。

这段情意弥足珍贵。我跟晨说，人的一生，这样交心的知己，也就那么几个，而我有幸可以与你们有一段共同的时光，并一直将这份友情保持到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把带来的保留了几十年她写给我的信摊在了桌面上。然后我说，这些字现在交于你保存。晨说，下一次相逢，你再交给我。听她这样说的时候，泪差点掉了下来。不管是梅子，阿萍，还是晨，我们对定格在旧时光里的那段青葱岁月，都有着深厚的情谊。

生命无常，后来的事谁都无法预料，那些在时光里遇见，并相伴随行的你们，不管岁月如刀，时光如梭，我们终被临摹成什么样子，我都希望你们一生安好。

一如既往地用着“毒药”香水，就像《水烟花》里的苏小凤。“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毒药’香水味，还在扑面而来的秋风里。”喜欢这种香水的味道，浅淡而又清香，犹如一段情意，清香温婉，一切都显得美好。

一杯温白开水，一本书，一首心仪的曲子，我就可以忘掉你，还有我自己。那么，你继续你的流年，我继续我的摆渡，彼此相安，万安万福。愿这一路默默相伴的你们，Hakuna Matata。

2015.7.28 日于郑州花涧。

目录:

愿望果实，我要我们在一起.....	01
爱是一颗沧海遗珠.....	12
水烟花.....	45
盲动.....	101
空.....	109
White	116
• 静无声.....	120
没有人不想飞.....	122
梦的质感是能量的一种呈现.....	125
若长久.....	129
时光机.....	130
突然想闻烟的味道.....	132
习惯于失去.....	134
不问情归何处.....	136
相爱，却没有学会相处.....	138

心，静的有些冷清·····	153
坐困·····	156
自己和自己谈的恋爱·····	158
临暗的瞳·····	161
黑夜的脸·····	163
归尘的心·····	165
那个人，他已不记得你了·····	167
花，城·····	170
还在路上·····	172
妄念·····	174
奔赴孤独·····	176
九三 Lambada·····	179
继续漂泊·····	181
左边·····	184
隔岸·····	191
花涧·····	193
后记·····	210

愿望果实，我要我们在一起

夏沫终于按捺不住质问我，小贝，你对我们的事到底记得多少。我和夏沫未曾谋面，但我能想像得出夏沫被我激怒的神情，他终于无法忍耐我的记忆。

我只是忘了与他初遇时他问我要的是愿望果实，还是开心钥匙，我只是忘了我们第一次去出云看月亮的时间，我只是忘了我们初遇的纪念日……我只是忘了该忘的。我说，假若我是你，我也会清晰记得，因为你的心始终有疼痛来袭，而我的心已经空了。

那是第一次看见大海，并被迫与爱的人告别。我记得我站在海水里的样子，穿着黑色的衣裙，裙摆纷披在海面上，左手拎着黑色的凉鞋，右手拿着手机，然后我笑着对我爱的人说，听，这就是大海的声音。我牵强的笑容里蛰伏着巨大的哀伤，在挂掉电话的那一刻，我听到泪水敲打海面的声音。

我终于在多年后兑现了我的诺言，而西木已无兑现的机会。

冰凉的海水被风吹起，拍打着我的肌肤，并狠狠地穿过肌肤钻进心里，抽走了我对爱的期许。我像一尾鱼，失去了海水的温床。在回来的路上，我坐在列车车厢的连接处想念起我的爱情，我听到风呼啸着钻进心里，发出空洞的回响。

年末，我在酒吧里凶猛地抽烟，流着泪再次想念我的爱情，并在烟纸上写下了这几个字，流年作梗，彼此疏离不顾。这是2002年的事。

2006年，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旅行，或者撰稿给报刊和杂志社。一切因疾病停滞不前，我在日记里这样写，有手脚被捆绑的绝望，无法确诊的疾病拖沓冗长，几乎耗尽了我的精力和希望。我对四季已盲，并忽略着任何人。我要我自生自灭。

我时常想，如果不是疾病，我们依然无法相遇。

我在这个南方城市生活了五年，始终与它陌生。它只是给我提供了安身之所。我的大部分时间是昼夜颠倒着给杂志社、报社撰稿，在工作需要或者喜欢的季节出去旅行。因为长期独居，并流离在外，所以淡薄。这是我喜欢的生活，寂静，并感觉满足。

我在主页上这样描述，无固定工作和住所，朋友甚少，电脑、书和音乐是生活的全部。A型血，巨蟹座。我记得与在最后的那句话，愿走在铺满鲜花的路上。

生命无常，充满变数，前方的路永远写满未知。这是一段独行且艰难的征途，行走随时中断，恐惧、绝望和孤独无法遁形，纠缠不休。它狠狠地撕碎了我原有的生活，并时常让我在睡梦中哭泣。

Lee说，拉，你要坚强，来，让我抱抱你。Lee是我唯一的知己，他会整夜为我弹奏钢琴，并在我哭泣的时候为我哼唱他CD里的曲子，还会发来我最新文字的英文翻译，以给我惊喜。我对Lee说，请你一定要与我保持联系，因为我只有你的联系方式，如果失去你，再也没有人叫我“拉”，我又会失去一段记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会爱上Lee。

2007年的11月，这是喜欢的季节。我听到风在檐边奔跑的声音，一场繁华的落叶雨过后，一片宁静。我光着脚爬上窗台，音箱里马修连恩在唱……I must go the other way, And my train will carry me onward, though my heart would surely stay……钟声响起，告别的旅程开始。突然想到安妮的《午夜飞行》，以秒计算的断，决绝的未留下痕迹。我不会尝试这种破碎，因我的心里尚有一人。

从窗台上跳到木地板上，我听到脚合着铁轨的碰撞声步步前行，直到粉色的桃花铺满我的眼睛。画面上，花瓣纷飞，碧草连天，河面上停泊着小船。弹出一个窗口要我选择出生何地。桃源村。我放下唇边的玻璃杯子，杯子里是被水丰腴的玫瑰花蕾。同样美好，清香扑鼻。

很多时候我会像现在这样刻意去寻找一段空白的记忆，试图完整某一段经历。可是，往往徒劳。可能是经历的事不足以在心里留下痕迹，或者匆匆而逝，还来不及记得；或者曾经记得，但是被后来经历的事淹没了。

在遇到夏沫之前，我只清晰地记得一件事。那是刚能接到龙城任务，在与道具商人交易时不慎脱掉了衣服，却怎么也穿不上。于是我站在大街上拜托路过的人能够告诉我怎么穿上衣服，或者能给我一件衣服。来去匆匆的身影，没有人在意我的存在和尴尬，我在迷茫和无助中求助，羞赧不已。终于有人应了我的求助，对我说，去修。我依然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等着有人告诉我怎么修，又有人对我说，在你身后。这种无助有真实感，只是它来自游戏，关掉程序，它便离去。这段经历数次提起时还会忍俊不禁，并不觉得无知。新奇的尝试，一段成长，在短暂中体味无助、迷茫、感恩和快乐，它使我有继续探寻求知的乐趣，我知

道这是一段不同寻常的路途。

生命在时光中行走，沿途与一些人遇见和告别。谁也不曾为谁停留，也无法因不舍而挽留谁，这是注定的事，生活充满宿命。我对 Lee 说，我相信时间，它能改变一切，所以，我怕它。一切都将随时间碾碎，然后随记忆风尘消失不见，象未发生。

与洛小颜告别时，我已遇见夏沫、莫小是和云。已经不记得与他们相继初见的情景，很多事也已淡薄，只是深刻地记得一次次告别。盗号的人不仅没有留下什么物品，还殃及了整个家族，我们被迫失散。我相信她是个心怀美好的女子，在灾难来临时，决绝放弃。这些艰辛是可以轻易卸掉的。她说，我们还会再见，然后就从我的眼前消失不见。我们至今再无重逢，这份离伤真实地从心底掠过，所以记得。

怀念是因为缺失。我对夏沫说，我是那样憎恨离别，可是有些人一定要被迫离开我们。比如莫小是，我们甚至还未来得及深情厚谊，他就离开了。莫小是说，小贝，我会想念你，两个月后我就回来。可是我知道服兵役至少要两年时间。我问夏沫，他为什么给了我们两个月的承诺，却让我们等他两年，难道他不知道一秒一移，一日一迁吗。你会离开我吗，我问夏沫。夏沫说，除非你消失不见，而

我又无法再找到你了。

时间，我怕它。

云。我说，云，来我身边，或者我来抱抱你。那是在出云城看月亮的日子，云裸露的伤轻易就蔓延在我的心上。我说，云，我一直很内疚，尽管我不知道你的伤是否因为我而留下的。她说，小贝，不是这样的，我只是觉得孤独。孤独是因为心有所系，我的泪在那一刻掉了下来。我们曾经不分昼夜地躺在被窝里采家族石头，她说，小贝，我饿了，你要不要吃些饼干、热狗、冰激凌，或者来杯咖啡。她说，小贝，我今天喝高了，但是很高兴。她说，小贝，我采石头采着采着就睡着了，她说……我与云从未谋面，这些话恍若耳边。此时，伤情奔向眼眶，再次不能自己。云不告而别已三月有余。

2007年岁末。严冬。看不到阳光，透过枝桠看见的是灰暗的天。厚厚的积雪压在窗台上，满眼苍白。脚下是巨大的挤压声，心有断裂的感觉。这是一个让人轻易感到绝望的季节。我依旧在撕碎的生活里艰难行走，每日凌晨醒来都可以看见床边垃圾筒里的药瓶、药管、药板、药棉、药物说明书，按时吞下花花绿绿的药丸。在退烧的时候，捧着1500ml的水杯喝着温白开水。听悲婉的曲子，写字、阅读、收发E-mail，不与现实中的任何人联系，或者继续

玩游戏。Lee 在录制的 Radio 里对我说，拉，一个女子，想要独自穿越生活苦痛的根基，从来都是艰辛的事。

路总是要走下去，我们跳不过分秒。我记得给安妮宝贝的信中这样写，安，此时，婴正在手术台上，生死未卜，我有心圆满她的心愿。安妮宝贝的信简洁亦如她小说里的文字。她说，有些疼痛是必须经历的。婴说，小贝，我脑袋里的那个肿瘤就像一颗炸弹，我活着的痛苦远甚于生的希望，可是我是个坚强的姑娘，我有至爱的人。

我在同样随时生随时死的境地阅读这些字，心平静如水，既然生，那么，我们就去担当死。

时间风一样从指间穿过，所见之处尽是苍凉。玉兰树在寒风中赤裸着枝桠，没有半点曾经盛艳的痕迹。那些被我轻抚过花朵，早已入土化泥。那满树的石榴，它们曾经在阳光下晃来晃去，我的手心里已无那些幸福颗粒。突然就觉得孤单，一直以来，仅有我一人在这空旷的空间里迎着风，体味这荒凉一漠。

相依为命，第一次这样觉得。那时我和夏沫在地宫五层。夏沫说，小贝，你要利用身边的任何障碍物甩掉那些妖怪，这是逃生的技能，你必须学会。然后，夏沫冲到我的面前